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三刻拍案驚奇  
第二十三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顯真人

藏奸笑沐猴，預兆炫陳侯。巧泄先天秘，潛行掩日謀。

鏡懸妖已露，雷動魄應愁。

何似安泉石，遨遊溪水頭。

嘗讀《晉書》張茂先事：冀北有狐，已千歲。知茂先博物，要去難他，道他耳聞千載之事，不若他目擊千年之事。

路過燕昭王墓，墓前華表，也是千年之物，也成了妖。與它相辭，要往洛陽見張茂先。

華表道：「張公博物，恐誤老表。」這狐不聽。

卻到洛陽，化一書生，與張公談千載之下歷歷如見；千載之上含糊未明。張公疑它是妖物，與道士雷煥計議，道：「千年妖物，唯千年之木可焚而照之」。

張茂先道：「這等，只有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有千年。」因著往取之。

華表忽然流涕道：「老狐不聽吾言，果誤我！」伐來照他，現身是一老狐，身死。

又孫吳時，武康一人入山伐木，得一大龜，帶回要獻與吳王。宿於桑林，夜聞桑樹與龜對話道：「元緒，元緒！乃罹此禍。」

龜道：「縱盡南山之薪，其如我何？」

桑樹道：「諸葛君博物，恐不能免。」進獻，命烹之，不死。

問諸葛恪。諸葛恪道：「當以桑樹煮之，即死。」獻龜的因道夜間桑樹對語之事。吳王便伐那桑烹煮，龜即潰爛。我想這狐若不思逞材，猶可苟活；這龜不恃世之不能烹它，也可曳尾塗中，只因兩個有挾而逞，遂致殺身。

我朝也有個狢猴，它生在鳳陽府壽州八公山。此地峰巒層疊，林木深邃，饑餐木實，渴飲溪流，或時地上閒行，或時枝頭長嘯。這件物兒雖小，恰也見過幾朝開創，幾代淪亡：

金陵王氣鞏南唐，又見降書入洛陽。

墨蟻紛爭金氏覆，海鷗飄泊宋朝亡。

是非喜見山林隔，奔逐悲看世路忙。

一枕泉聲遠塵俗，迥然別自有天壤。

自唐末至元，已七百餘年，它氣候已成，變化都會。常變作美麗村姑，哄誘這些樵彩俗子，採取元陽。這人一與交接，也便至慳慳成疾，若再加一癡想，必至喪亡。它又道這些都是濁人，雖得元陽，未證仙界，待欲化形入鳳陽城市來。恰遇著一個小官，騎著一匹馬，帶著兩個安童，到一村莊下馬。生得丰神俊逸，意氣激昂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

唇碎海底珊瑚，骨琢昆岩美玉。

臉飛天末初霞，鬢染巫山新綠。

卻是浙東路達魯花赤阿裡不花兒子阿裡帖木兒，他來自己莊上催租。這猴見了，道：「姻緣，事非偶然。我待城中尋個佳偶。」他卻走將來湊。

當日阿裡帖木兒在莊前後閒步。這猴便化個美女，幌他一幌。

乍露可餐秀色，俄呈炫目嬌容。

花徑半遮羞面，苔階淺印鞋蹤。

玉筍纖纖，或時拈著花兒嗅；金蓮緩緩，或時趁著草兒步。或若微吟，或若遠想，遮遮掩掩，隱隱見見。那帖木兒遠了怕看不親切，近了又怕驚走了她，也這等覓行鶴步，在那廂張望。見他漸(近)也不避，欲待向前，卻被荊棘鉤住了衣服。那女子已去，回來悒悒，睡也睡不著。

次日，打發家僮往各處催租。自(己)又在莊前後)搖擺。那女子又似伺候的，又在那廂，(兩個斜著眼兒)瞧，側著眼兒望，也有時看了低頭笑，及至(將)攏身說)句話兒，那女子翩然去了。似此兩日，兩下情意(兒)都熟了。

這日，帖木兒乘著她彎著腰兒，把纖手彈鞋上污的塵，不知道他到，帖木兒悄悄凹在她背後，叫一聲「美人！」

那女子急立起時，帖木兒早已膩著臉逼在身邊了。此時要走也走不得。

帖木兒道：「美人高姓？住在何處？為何每日在此？」

那美人低著頭，把衫袖兒銜在嘴邊，只叫「讓路」。

問了幾次，道：「我是侯氏之女，去此不遠，因採花至此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小生浙東達魯花赤之子，尚未有親。因催租至此，可云奇遇。」

這女子道：「閃開！我出來久，家中要尋。」

帖木兒四顧無人，如何肯放？道：「姐姐若還未聘，小生不妨作東床。似小生家門、年貌，卻也相當，強似落庸夫俗子之手。」

女子聽了，不覺長歎道：「妾門戶衰微，又處山林，常有失身之慮，然也是命，奈何！奈何！」

帖木兒道：「如姐姐見允，當與姐姐偕老。」

女子道：「輕諾寡信。君高門，煞時相就，後還棄置。」

帖木兒便向天發誓道：「僕有負心，神明誅殛。」(一把)摟住了，要在花陰處玩耍。

女子道：「不可，雖係(荒村)，恐為人見不雅。如君不棄，君莊中，兒幼時往來最熟，夜當脫身來就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姐姐女流，恐膽怯不能夜行，怕是謊言。」

女子道：「君不負心，妾豈負言？幸有微月，可以照我。」帖木兒猶自依依不釋。女子再三訂約而去。

帖木兒回來，把催租為名，將兩個安童盡打發在租戶人家歇宿，自己托言玩月，佇立莊門之外。也聽盡了些風聲、樹聲，看盡了些月影、花影，遠遠望見一個穿白的人，迤迤邐邐來。煙裡邊的容顏，風吹著的衣裾，好不豐豔飄逸！怪是狗趕著叫，帖木兒趕上去，挾幾塊石片打得開，道：「驚了我姐姐。」忙開了門，兩個攜手進房。這女子做煞嬌羞，也當不得帖木兒欲心如火：

笑解翡翠裳，輕揭芙蓉被。緩緩貼紅腮，款款交雙臂。風驚柳腰軟，雪壓花稍細。急雨不勝支，點點輕紅瀉。

兩個推推就就，頑勾多時。到五鼓，帖木兒悄悄開門相送，約她晚來。

似此數日，帖木兒(在莊上只想著被窩)裡歡娛夜間光景，每日也只等個晚，哪裡有心去催租？反巴不得租收不完，越好耽延。不期帖木兒母親記念，不時來接。這兩個安童倒當心，把租催完。捱了兩日不起身，將次捱不去了。

晚間女子來，為要相別，意興極鼓舞，恩情極稠密，卻不免有一段低回不快光景。女子知道了，道：「郎君莫不要回，難於別離，有些不怡麼？」

帖木兒道：「正是。我此行必定對母親說，來聘妳。但只冰水往復，便已數月。我妳朝夕相依，恩情頗熟，叫我此去，寂寞何堪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郎君莫驚訝，我今日與郎暫離，不得不說，我非俗流，乃蓬萊仙女，與君有宿緣，故來相就。我仙家出有人無，

何處不到？郎但回去，妾自來陪郎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我肉眼凡胎，不識仙子。若得仙子垂憐，我在家中掃室相待。只是不可失約。」

兩個別了，帖木兒自收拾回家。見了母親，自去收拾書房，焚了香，等俟仙子。

卻也還在似信不信邊。正對燈兒，把手支著腮在那廂想，只見背後款款有似人腳步。回頭時，那女子已搭著他肩，立在背後。

帖木兒又驚又喜道：「真是仙子了。我小生真是天幸！」夜去明來。將次半月。

帖木兒要對母親說聘她，她道：「似此與你同宿，又何必聘？」帖木兒也就罷了。

奈是帖木兒是一個豐膩、極伶俐的人，是這半個月，卻也肌骨憔悴，神情恍惚，漸不是當時。

這日母親叫過伏侍的兩個「梅香」：一個遠岫、一個秋濤道：「連日小相公怎麼憔悴了？莫不你們與他有些苟且？」

遠岫道：「我們是早晚不離奶奶身伴的。或者是這兩個安童：冶奴、逸奴。」

那老夫人便叫這兩安童道：「相公近來有些身體疲倦，敢是你兩個引他有些不明白勾當麼？」

冶奴道：「相公自回家來，就不要我們在書房中歇宿，奶奶還體訪裡邊人麼？」兩邊都沒個形跡罷了。

這晚，遠岫與秋濤道：「他怎道奶奶體訪裡邊人，終不然是咱兩個？我們去瞧這狗才，拿他奸！」

秋濤道：「有心不在忙。相公與他的勾當，定在夜麼？」遠岫不聽，先去了，不期安童也在那邊緝探，先在書房裡。見遠岫來，道：「小淫婦兒！妳來做什的？」

遠岫道：「來瞧你。你這小沒廉恥！你道外邊歌，怎在這廂？」兩個一句不成頭，打將起來。

驚得帖木兒也跑出房外，一頓嚷走開。

遠岫不見(一)只環，在那廂尋。秋濤後到，說：「相公房裡有燈，怎不拿來照？」闖入房中，燈下端端嚴嚴坐著一個穿白的美人。

這邊遠岫已尋著環，還在那廂你羞我，我羞你。秋濤道：「不消羞得，並不關我們事，也不關你們事，自有個人。」

把燈遞與冶奴道：「你送燈進相公房就知道了。」帖木兒哪裡容他送燈，一頓狠都趕出來。

他自關了門進去，道：「明日對奶奶說打！」

遠岫進去，奶奶問她：「為什在書房爭鬧？」

遠岫道：「這兩小廝誣了咱們，去拿他，兩個果在相公房裡。倒反來打我。」

奶奶道：「果是這奴才做什麼事？」

秋濤道：「不是。遠岫脫了環，我去書房中拿燈，房裡自有一個絕標緻女人，坐在燈下。」

奶奶道：「果然？」

秋濤道：「我又不眼花，親眼見的。」

奶奶道：「這也是這兩個奴才勾來的娼婦了。」

次早，帖木兒來見奶奶。奶奶道：「帖木兒，你昨房內哪裡來的唱的？」

帖木兒道：「沒有。」

秋濤道：「那穿著白背子的。」

帖木兒知道賴不得了，道：「奶奶，這也不是娼妓，是個仙女。孩兒在莊上遇的，與孩兒結成夫婦。正要稟知母親。」

奶奶道：「這一定鬼怪了。你遇了仙女，這般模樣？」

帖木兒道：「她能出有人無，委是仙女。」

奶奶道：「癡子！鬼怪也出有人無。你只教她去，我自尋一個門當戶對女子與你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我原與她約為夫婦的，怎生辭得？」

奶奶道：「我斷不容！」

這帖木兒著了迷，也不肯辭她，辭時也辭不去。著小廝守住了房門，他也不消等開門，已是在房裡了。叫在房中相陪帖木兒。她已是在帳中，兩個睡了。無法驅除。奶奶心焦，要請個法官和尚。

帖木兒對女子道：「奶奶疑妳是妖怪，要行驅遣。如之奈何？」

女子笑道：「郎君勿憂，任你通天法術，料奈何不得我，任他來！」

先是一個和尚來房中念咒。它先撮去他僧帽；尋得僧帽，木魚又不見了；尋東尋西，混了半日，只得走去。又接道士。到得，不見了劍；正坐唸經，一把劍卻在頸項裡插將下來，喜得是個鈍，道士驚走了。似此十餘日，反動街坊，沒個驅除得她。

巧遇著是劉伯溫先生，為望天子氣，來到鳳陽。聞得，道：「我會擒妖。」他家便留了飯。問是夜去明來，伯溫叫帖木兒暫避，自在房中。帖木兒怕伯溫占了女子，不肯。奶奶發作才去。

伯溫就坐在他床上，放下(一)羅帷，將起更時，只見香風冉冉，「呀」地一聲門響，走進一個美女來：

冰肌玉骨傲寒梅，淡淡霓裳不惹埃。

坐似雪山凝瑩色，行時風送白雲來。

除卻眉發，無一處不白。她不見帖木兒在房中，竟到帳中道：「郎君，你是身體疲倦，還是打熬精神？」

不知伯溫已做準備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何方潑怪？敢在此魅人！」劈領一把揪住，按在地上，仗劍要砍下來。

這女子一驚，早復了原身，是個白猴，口叫「饒命」。

伯溫道：「你山野之精，此地有城隍社令管轄，為何輒敢至此？」

白猴道：「金陵有真主，諸神前往護持，故得乘機到來。大人正是他佐命功臣。望大人饒命。從此只在山林修養，再不敢作怪。」

伯溫道：「你這小小妖物，不足污我劍。饒你去，只不許在此一方！」

白猴道：「即便離此。如再為禍，天雷誅殛。」伯溫放了手。叩上幾個頭去了。

次日，伯溫對阿裡不花妻道：「此妖乃一白猴。我已饒它死，再不來了。」贈與金帛不收。

後來竟應了太祖聘，果然封了功臣。

這猴逕逃往山東，又近東嶽，只得轉入北(一)(京地方)，河間中條山藏身。奈是每三年遇著張天師(一)(入觀，一路)除妖捉怪，畢竟又要躲到別處。它道不是了期。心生一計，要弄張真人。竟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老婦人：

一身捲曲恰如弓，白髮蕭疏霜裡蓬。

兩耳轟雷驚不醒，雙眸時怯曉來風。

拄著一根拐棒，乞食市上。市人見她年老，也都憐她。她與人說些勸人學好，誠人為非的說話，還說些休咎，道：「這件事該做，好；這件事不該做，有禍！這病醫得，不妨；這病便醫也不癒。」先時人還道她偶然，到後來，十句九應，勝是市上這些討口氣、踏腳影的課命先生。一到市上，人就圍住了，向她問事。她就搗鬼道：「我曾得軍師劉伯溫數學，善知過去未來。」人人都稱她是聖姑。

就有一個好事的客店，姓欽名信，請在家裡，是待父母一般供養她，要借她來獲利。

一日，對欽信道：「今日有一位貴人，姓陳，來你家歇。我日後有事求他，你可從厚款待。」果然這家子灑掃客房，整治飲食

等候。

將次晚了，卻見一乘驛轎，三匹驢子隨著，到他家來(寓)下。

卻是廬州府桐城縣一個新舉人，姓陳號驪山。年紀不及三十歲。這欽信便走到轎邊道：「陳相公里邊下。」陳驪山便下了轎，走進他家。

只見客房一發精潔得緊。到掌燈，聽道：「請陳相公吃晚飯。」

到客座時，主人自來相陪。先擺下一個攢匾兒，隨後果子、肴饌擺列一桌，甚是齊備。

陳驪山想道：「一路來客店，是口裡般般有，家中件件無。來到鎮上，攔住馬道：『相公(來)我家(住)下，吃的肥鵝嫩雞，鮮魚豬肉，黃酒燒酒，都有。』及至到他家，一件也討不出。怎這家將我盛款，莫不有些先兆？」便問主家姓。

主家道：「小人姓欽，外面招牌上寫的『欽仰樓安寓客商』，就是在下了。」

陳驪山道：「學生偶爾僥倖，也是初來，並未相識。怎老丈知我姓，又這等厚款？」

欽仰樓道：「小人愚人，也不知。家下有一位老婆婆，敝地稱她做聖姑。她能知過去未來。不須占卜，曉得人榮枯生死。早間吩咐小人道：『今日有一位貴人陳驪山到此，你可迎接。』故此小人整備伺候。」

陳驪山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是個仙了。可容見麼？」

欽仰樓道：「相公要見，明早罷了。」

次日，陳驪山早早梳洗，去請見時，卻走出一個婆婆來：

兩耳尖而查，一發短而白。額角聳然腫，雙(腮)且(凹)。小小身軀瘦，輕輕行步怯。言語頗侏離，慣(將)吉凶說。

那陳驪山上前深深作揖道：「老神仙，學生不知神仙在此，失於請教。不知此行可得顯榮麼？」

聖姑道：「先生功名顯達。此去會試，當得會試第一百八十二名，殿試三甲一百一名。選楚中縣令。此後再說。」陳驪山大喜。辭了聖姑，厚酬主人上路。

白髮朱顏女偃佺，等閒一語指平川。

從今頓作看花想，春日天街快著鞭。

一路進京，投文、應試。到揭曉這日，報人來報，果是一百八十二名。驪山好不稱奇。到殿試，又是三甲一百一名。在禮部觀政了三個月敘選，卻得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。過後自去送聖姑的禮。相見，問向後榮枯。

聖姑道：「先生好去做官，四年之後又與先生相見，當行取作御史，在福建道。若差出時，千萬來見我。我有事相煩你。」驪山便應了。相辭到家祭祖，擇日上任。

一到任，倒也是個老在行：厚禮奉承上司；體面去結交鄉宦；小惠去待秀才；假清去御百姓。每遇上司生日、節禮，畢竟整齊去送。凡有批發一紙，畢竟三四個罪，送上十餘兩銀子。鄉官來講分上，心裡不聽，卻做口頭人情道：「這事該問什罪，該打多少，某爺講改什罪，饒打多少，端只依律問擬。」那鄉官落得(撮)銀子。秀才最難結，一有不合，造謠言，投揭帖，最可恨。他時常有月考、季考，厚去供給，婚喪有助。來說料不敢來說大事；若小事，委是切己，竟聽他；不切己的，也還他一個體面。百姓來告狀，願和的竟自與和；看是小事，出作不起的，三五石谷也污名頭，竟立案免供。其餘事小的，打幾下逐出，免供。人人都道清廉，不要錢。不知拿著大事，是個富家，率性許他千百。這叫「削高堆」，人也不覺得。二三衙日逐收他的禮，每一告狀日期，也批發幾張；相驗踏勘，也時常差委；閒時也與他吃酒；上司前，又肯為他遮蔽。衙門中吏書門皂，但不許他生事詐錢，壞法作弊，他身在縣中服役，也使他得騙兩分書寫錢、差使錢。至於錢糧，沒有拖欠；詞訟，沒有未完。精明與渾厚並行。自上而下，哪一個不稱揚贊頌？巡撫薦舉是首薦，巡按御史也是首薦。四年半，適值朝覲歷俸已合了格，竟留部考選。這也是部議定的：卷子未曾交完，某人科、某人道、某人吏部，少不得也有一個同知之類。他卻考了個試御史，在福建道。先一差巡視西城，二差是巡視十庫。差完，部院考察畢，復題他巡按江西。

命下出京，記得聖姑曾有言要他出差時相見，便順路來見聖姑，送些京絹、息香之類。那聖姑越齊整：

肌同白雪雪爭白，發映紅顏顏更紅。

疑是西池老王母，乘風飛落白雲中。

相見之時，那聖姑抓耳撓腮，十分歡喜，道：「陳大人，我當日預知你有這一差，約你相會。不意大人能不失信。」一個出差的御史，哪有個不奉承的？欽仰樓大開筵席，自己不敢陪，是聖姑奉陪。

聖姑道：「大人巡按江西，龍虎山張天師也是你轄下。你說也沒個不依。嘗見如今這千念佛的老婦人，她衣服上都去討(蓋)一顆三寶印。我想這些不過是和尚胡說的，當得什麼用道？天師府裡有一顆玉印，他這個說是個至寶，搭在衣服上，須是不同。我年老，常多驚恐，要得他這顆印鎮壓。只是大人去說，他不敢不依。怕是大人忘了。」

陳御史道：「既蒙見托，自必印來。」

聖姑道：「大人千萬要他玉印，若尋常符錄上邊的，也沒帳。」

陳代巡道：「我聞得大凡差在江西的，張真人都把符錄作人事。我如今待行事畢，親往拜他，著他用印便了。」

聖姑道：「若得大人如此用心，我不勝感激。」自去取出一個白綾手帕來：

瑩然雪色映朝暎，機杼應教出帝孫。

組鳳翩翩疑欲舞，綴花灼灼似將翻。

好個手帕！雙手遞與陳御史，道：「只在這帕上，求他一粒印。」陳御史將來收了。辭別到家，擇日赴任。

來到江西，巡歷這南昌、饒州、廣信、南康、九江、建昌、袁州、贛州、臨江、瑞州、撫州等府。每府都去考察官吏、審錄獄囚、(觀)風生員、看城閱操、捉拿土豪、旌表節孝，然後拜在(府)鄉官。來到廣信府，也循例做了這事。

拜謁時因見張真人名帖，想起聖姑所托之事，道：「我幾忘了。」先發(了)帖子到張真人府去，道「代巡來拜」。然後自己在衙取了這白綾手帕來，問張真人乞印。人役(逕)往龍虎山發道，只見一路來：

山宿曉煙青，飛泉破翠屏。

野禽來逸調，林萼散餘馨。

已覺塵襟滌，還令俗夢醒。

丹丘在人世，到此欲忘形。

來至上清宮，這些提點都出來迎接。張真人也冠帶奉迎。這張真人雖係是個膏粱子弟，卻有家傳符錄，素習法術。望見陳御史，便道：「不敢唐突，老大人何以妖氣甚濃？」陳御史卻也愕然。

坐定獻了茶，敘些寒溫。

陳御史道：「學生此來，專意請教。一來更有所求：老母年垂八十，寢睡不寧，常恐邪魔為祟。聞真人有玉印可以伏魔，乞見惠一粒。這不特老母感德。」

因在袖子裡拿出白綾汗巾送與真人，道：「此上乞與一印。」

真人接了，反覆一看，笑道：「適才所云妖氣，正在此上。此實是令堂老夫人之物？」陳御史見他識貨，也不敢回言。

真人道：「此帕老大人視之，似一個帕，實乃千年老白猴之皮，變成以愚大人，(並)愚學生的。此猴歷世已久，神通已大，然終是一個妖物。若得了下官一印，即出入天門，無人敢拘止了。這猴造惡已久，設謀更深，不可不治。」

陳御史道：「真人既知其詐，不與印便是。何必治之？」真人略略有些叱咤之聲，只見空中已閃一天神：頭戴束髮金冠，光耀日；身穿繡羅袍，彩色飄霞。威風凜凜似哪吒，怪物見時驚怕。

天師道：「河間有一妖猴為祟，汝往擒之。」天神喏喏連聲而去。

此時白猿還作個老婦，在欽家譚休說咎，不□□(提防)天神半風半霧，逕趕入來，一把抓住。不及舒展，□□□(這一會)倒叫陳御史不安道：「此帕出一老婦人。她在河間也未嘗為害，不意真人以此督過。」須臾，早聽得一聲響亮，半空中墜下一個物件來：

兩眼輝輝噴火光，一身雪色起寒芒。

看來不是人間物，疑是遐方貢白狼。

睜著兩眼道：「騶山害我！」又道：「騶山救我！」

望著天師，只是叩頭，說：「小畜自劉伯溫軍師釋放，便已改過自新，並不敢再行作惡。求天師饒命。」

陳御史也立起身為它討饒道：「若真人今日殺它，是它就學生求福，反因學生得禍了。」

真人道：「人禽路殊。此怪以猴而混於人中，恣言休咎，漏泄天機。今復欲漏下官之印，其意叵測。就是今日下官欲為大人赦之，它前日乞命於劉伯溫時，已有誓在先，天不肯赦了。」言尚未已，忽聽一聲霹靂起自天半。屋宇都震。白猴頭顱粉碎，已死於階下。

山鬼技有限，浪敢肆炫惑。

唯餘不死魂，屹屹空林哭。

細看綾帕，果是一白猴皮。陳御史命從人葬此猴。

後至河間欽仰樓來見，問及，道：「一日旋風忽起，捲入室中，已不見聖姑。想是仙去了。」問他日期，正是拜天師這日。